沖虛至德真經四解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六　聖六

黃帝

子列子之齊中道而反

驚人之推敬於己故不敢遂進

遇伯昏瞀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

人皆敬下之也

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爲驚已曰夫內誠不解

郭象曰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

形謀成光
郭象曰舉動使辟成光儀
以外鎮人心
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
使人輕乎貴老
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謀成光故也
而整其所患
郭象曰以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多餘之贏
所貨者羹食所利者盈餘而已

其為利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

郭象曰權輕利薄可無求於人而皆敬己

是高下大小無所失者

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於事

所以不敢之齊

彼將任我以事而効我以功吾是以驚

推此類也則貨輕者望利薄任重者責功

多

畋和古之至人明白入素無為復朴天機

不張默與道契惛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

而神則知我希而我貴矣內誠不解則未能忘心形謀成光則未能遺形以外鎮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身勞於國智盡於士則慘怛之疾悟惝之安時集於體怵迫之恐欣懽之喜交關於心蠱其所患有如此者又烏能無驚乎哉

莊曰聖人披褐懷玉而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渺而已內誠不解則非致道而忘心也形謀成光則非葆光而不耀也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則是有以外鎮

人心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也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今有以使人輕乎貴老而重己則鑿其所患而自貽也其豈披褐懐玉而藏其身之道哉

伯昏瞀人曰善哉觀乎

　汝知驚此者是善觀察者也

汝處已人將保汝矣

　汝若默然不自顯耀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違此義所在見保矣

盧曰見威儀以示人故人輕死以尊敬將

恐人主之勞於事也必委以責功食祿增憂所以驚懼耳伯暋曰汝能退身以全真含光以滅跡人將保汝矣何則進善之心人皆有之多利之地人皆競之中人之性可上可下知名利之不可強也則進善以自修詩書禮樂事不易習若退跡守閑厭心滅智也無招招之利得善人之名故學道之門善惡同趣者君子以澄心小人以謙身雖不體悟亦從善之益之也故曰人將保汝矣

無幾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畢之求衆伯昏瞀
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敦豎也立有間不
言而出賓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履徒跣而走
暨乎門問曰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

廢置也曾無善言以當藥石也

盧曰廢當為發先生既來何不發藥石之
言少垂訓耳

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保汝矣非
汝能使人保

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令背理而感

物求物不保不可得
而汝不能使人無汝保也
郭象曰任平而化則無感無求無感無求
乃不相保
盧曰汝之退身全行絶學棄智人所以保
汝者非汝能召之也若能滅跡混真愚智
不顯者人亦不知保汝矣由是言之汝之
行適足爲人所保而不能使人不保也
而焉用之感也
汝用何術乃感物如此乎

應豫出巽

郭象曰先物施惠惠不因彼豫出而巽也且必有感也搖而本身又無謂也必恒使物感己則彼我之性動易之

與汝遊者莫汝告也

皆是搖本之徒不能相啓悟者也

彼所小言盡人毒也

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爲人毒害也

莫覺莫悟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

盧曰汝用何道感之耶必讚勝豫之詞而

出奇異之教揺鼓汝舌見能於衆物雖靡○然順汝有何益耶與汝同居者不攻汝之短但稱汝之長如此適足毒汝之行驕汝之心有何相成耶

政和善哉觀乎者善其能內省汝處己者告之使退藏至人抱神以遊世俗之間使人無得而窺之故必處己而不處己則人將保汝矣人之保汝非所謂無得而窺者也故感而後應不求有異是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也感豫則感而後應出異則

求有以異若是者非特人果保汝而見有於人且必有感搖而本身不能不累於物夫與汝遊者莫汝告也則無自而覺彼以小言盡人妻也則適以為患莫覺莫悟安能反於其道乎故曰何相與也相孰者謂相與薰蒸至於成也

范曰感而後應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乃所以使人無保汝之道感豫則非感而後應也出異則非遊乎世之間也用是則與人為徒則鄧墟之家從汝者萬齊國

之衆貿波者三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若畏壘之細民又將竊竊然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而脫屣戶外者殆將滿矣必且有感搖而本身烏能和豫通而不失於見耶故莫告而小言者盡為人妻以害性而莫覺莫悟者又不能相與薰烝以至於成也然則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者波將固驚耶

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遇老子

莊子云楊子居子居或楊朱之字又不與

老子同時此皆寓言也

老子中道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

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夸故曰不可教者也

楊子不答至舍進涫漱巾櫛脫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請夫子辭行不閒是以不敢今夫子閒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

汝云何自居處而夸張若此使物故歎之。乎

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

不與物競則常處卑而守約也

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迎將家客舍家也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處異則物辟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自同於物物所不惡也

盧曰夫眞隱之者無矜夸之辭無可貴之容故楊子之往也人迎送之及聞善而改

居者與之爭席矣前章言列子之使人保汝而此章言楊朱能使人無汝保也

政和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知我者希則我貴矣彼飾智以驚愚矯激以為異自衒自鬻何足以語夫道夫列子

無意於駭人猶或非之則楊朱更貌改容有意於異衆其日不可教也宜矣大白若辱者滌除玄覽而不覩一瑕雖受天下之垢然不修身以明汙也盛德若不足者德無以加而不自以為有餘所謂上德不德

也揚朱闇命而往舍者爭席幾是已蓋其往也將迎執避衆異之如彼也及其反也舍者爭席言衆輕之如此也是以聖人披褐懷玉故去彼取此

范曰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又況於睢睢盱盱者乎睢則逆而不順盱則干而不直蓋內視已敗而外若有營之意大白若辱雖滌玄覽而常處衆人之所惡盛德若不足者雖日新無敝而不自以爲有餘審造乎是則舍者與之爭席矣

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妻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

夫驕盈矜伐鬼神人道之所不與虛已以修理天下之所樂推以此而往孰能距之

盧曰此重結前兩科之義也夫能使人保於我者其不保者心嫉之哉不敢令物之保已也則天下皆忘其惡矣況逆旅之妻

爭

政和自道觀之物無美惡知美之爲美則惡爲之對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復化爲臭腐臭腐復化爲神奇則美與惡奚辯聖人不藏是非美惡虚已以遊世而已不矜不伐所謂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天下莫與之爭能亦莫與之爭功所謂安往而不變也

范曰道無異相孰美孰惡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道無殊品何貴何賤以物觀

之自貴而相賤也然則逆旅之妾孰知其所以然哉惟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則天下樂推而不厭矣

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亦書作易）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已若者

所勝在已下者耳

柔先出於已者

不與物競則物不能加也

先不已若者至於若已則殆矣

遇敵必危之也

先出於己者亡所殆矣理常安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

夫體柔虛之道處不競之地雖一身之貴天下之大無心而御之同於徒矣徒空然之謂也郭象曰聽耳之所聞視目之所見知止其所不知能止其所不能用其自用爲其自爲順性而不競於物者此至柔之道也故舉其自舉持其自持旣無分銖之

重而我無力焉
盧曰強之與柔二者易知也人所以未知者何即求勝之心多也即遇不如已者未足為強若遇敵於己者則常危矣以此心求勝一身一任天下也常如徒役無時自安若柔者在己下者亦不欲勝之況出乎己者耶人謂不勝而我乃自勝也自任故未嘗有失也老子曰柔弱勝剛強
范曰濟物而勝之上也以力而勝之下也故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老子

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
先莊子於外篇論夔蛇之相憐而曰指我
則勝我鰌我亦勝我折大木蜚大屋惟我
能也蓋明乎此然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
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故積衆小不勝爲
大勝者惟聖人能之
粥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
守柔不以求剛而自剛保弱不以求彊而
自彊故剛彊者非欲之所能致也
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

禍之鄉（禍福所積也）生於彊勝不若已至於若已者剛（故有折也）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

說曰柔者道之本弱者道之用故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強觀其所積而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以強為用而不知保之以弱則所勝止於不已若者而已以柔為用則其終有以勝剛故所勝有出於已者焉古之人所以貴夫處不爭之地者以其不爭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聃曰兵彊則滅

○王弼曰物之所惡故必不得終焉○

木強則折（強極則兵）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

盧曰君子曰強暴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積德累仁柔之道也

政和積衆小不勝爲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老子曰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易之也蓋有以易之則徇人而失己烏能勝物唯無以易之故萬變而常一物無得而勝之者此之謂常勝

之道常勝之道曰柔常不勝之道曰強二者易知而人未之知者此老子所謂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而莫之能行者是也強先不已若者柔先出於已者先不已若者者至於若已則殆矣先出於已者亡所殆矣者蓋適與世抗者必遇其敵懦弱謙下者馳騁天下之至堅正謂是也以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者謂由一身以達之天下必若柔弱者之徒乃能勝任也為其不求勝物而自勝不假任人

而自任故也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故曰兵強則滅拱把之桐梓人皆知養之強則伐而拱之矣故曰木彊則折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陽以發生爲德陰以肅殺爲事方其肅殺則冲和喪矣故曰柔弱者生之徒堅強者死之徒

范曰傳曰剛強居下柔弱處上蓋柔而勝剛弱而勝強老氏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故莊子曰以懦弱謙下爲表

狀不必童（童當作同）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

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人形貌自有偶有與禽獸相似者古諸聖

人多有奇表所謂蛇身人面非被鱗臆行無有四肢牛首虎鼻非戴角垂胡曼頞解頷亦如相書龜背鵠步鳶肩鷹喙耳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人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

盧曰夫異物之所親者神也神去則父子之親亦隔矣故居恐怖之夜與生物同宇則不懼者神有同也處平常之宅與死屍同室則恐矣神有異也則彼死我生猶是

向時之形一安一懼者同類去而形非親也而人不知含生之物神同形殊以為憂畏乃以狀貌同異以為親疎者惑矣故莊子曰物所齊有者為神故神為養生之主也

范曰孟子曰人之所異於禽獸者幾而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夫索於形骸之外則狀有同者智不必同也索於形骸之內則智有同者狀不必同也是以古之人或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或狀同於人而

書六 十二

有禽獸之心在夫存之去之之間而已

黃帝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與人異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童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

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携食則鳴群太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並行

德純者禽獸不忌也

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

人有害物之心物亦知避之也

范曰可以力使可以聲致則禽獸之心有自然與人同者齊欲攝生不假於人則禽獸之智有自然與人同者至德之世純樸不殘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

援而窺也迨夫後世好智以亂天下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削格羅落罝罘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故蠕蝡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

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

夫龜龍甲鱗之宗麟鳳毛羽之長爰逮蜎飛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意趣共相制御豈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謂禽獸之聲無有音章是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

偏達偶識一條春秋左氏傳曰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四子盡爲犧矣

太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

禹朝群神於會稽是也

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百獸率舞是也

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敎訓者無所遺逸焉

盧曰春秋介葛盧聞牛鳴知生四牲犧焉

朝群神舜百獸則其事也
政和先儒以童爲同當以爲正也至德之
世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
朴故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禽獸可係
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窺也黃帝阪
泉之役帝堯聲樂之致蓋以此乎介葛盧
聞牛鳴成周之時設官使養鳥獸而教擾
之且掌與之言則悉解異類音聲會聚而
訓受之猶有見於後世者列子嘆淳朴之
散原道德之意寓之於書方且易機變之

衰俗而躋之淳厚之域故其言有及於此
范曰周官鵅隸掌與獸言則解六畜之語
固有徧知之所得者然此喙鳴者非工發
隱亦不能與是以伯翳綜聲於語鳥葛盧
辯音於鳴牛

宋有狙公者

好養猿猴者因謂之狙公也

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
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
衆狙之不馴於巳也馴音旬　先誑之曰與若芧

○芋也
栗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
曰與若芋朝四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
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
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
喜怒哉

盧曰含識之物雖同有其神而圓首方足
人最為靈智有智之尤者為聖為賢才之
大者為君王聖人隨才而任各得其宜無
小無大各當其分既無棄人亦無棄物籠
之以智豈獨衆狙也

政和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善爲道者使由之而已反其常然道可載而與之俱無所施其智巧焉

范曰古之人言詐者必曰狙詐以狙之爲物善伺而好詐也故伐其巧恃其便貌非其情可且而忌智詐智只爲智籠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然則群狙見畜於狙公反覆乎三四之間曾不自悟者豈非因其所好而籠之故歟

○紀消子爲周宣王養鬭雞十日而問雞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無實而自矜者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響接悟之速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

常求敵而必已之勝

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

彼命敵而我不應忘勝負矣

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

至全者更不似血氣之類

異雞無敢應者反走耳

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心邪
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無敵於外況自
全乎
盧曰恃氣以自矜非必勝之道也應物疾
速如影響者為物所轉未必自得也疾視
盛氣者機心未忘也惟忘形神全死生不
知變者斯乃無敵於外物也
政和善勝敵者不爭夫惟不爭故天下莫
能與之爭蓋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是
謂不爭之德也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

郤物奚自入焉雖忤物而不慴物亦莫之能傷純氣之守非智巧果敢之列也是謂全德之人哉

范曰雖人所畜而係於大者則所養不能無待矣故虛憍而恃氣於己未能無所矜也猶應響影於物未能無所應也疾視而盛氣則猶不能無欲勝之心焉若夫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則所養之全有物無敢敵者夫形全猶足以爲爾而況全德之人乎

惠盎（惠盎惠施之孫）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者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驩然皆欲愛

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

處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

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

盧曰刺不入擊不中一也不敢刺不敢擊二也本無擊之心三也使男女驩然愛利之四也如此四重取其二者何如耶故宋王傾意欲聞之

惠盎對曰孔墨是已

盧曰此明智以齊物崇教以化人皆道之

餘事涉乎德者

孔丘墨翟無地而爲君無官而爲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擧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趍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説服寡人也

盧曰此崇道以明德無跡以利人無徒見孔墨之教傳豈知隱道以彰德所以問津不群於鳥獸此其大旨也

政和聖人之於天下神武不殺而以慈爲寶故仁眇天下而無不懷義眇天下而無不服是謂常勝之道賢於勇有力者遠矣此天下所以愛利之也言孔子而遜與墨翟俱者莊子論古之道術百家衆技各有所長墨子於道雖不該不徧亦才士之有所長者也

范曰夫有愛利之心者由未能使人忘我而惠益之言止此特以對宋康而已是篇必終於此言者豈非常勝之道亦在是故

歟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六

沖虛至德眞經四解卷之七

和光散人高守元集

周穆王

夫稟生受有謂之形俛仰變異謂之化神之所交謂之夢形之所接謂之覺原其極也同歸虛偽何者生質根滯百年乃終化情枝淺視瞬而滅神道恍惚若存若亡形理顯著若誠若實故洞監知生滅之理均覺夢之途一雖萬變交來未聞神處慮惑者以顯昧為成驗達迷而默默故窮然而自私以形觀為真宅執識生化之本歸之於無物我。虛日天地成吾無所不色人生其中任條其有曾不知神為形主無制於有聖人所以養其本忘者任知養失形約以為生貪生而不識生之主形謝以為死不知神藏之長存達者焉凡人悟者通聖智感者多矣故先哉悟

者以辨之。故和道無真實物有彼是猶之夢覺自生於睡惟大至知之通爲一。花日俾於有者一毫成隔悟於無者萬法同宗體道之人浮游乎萬物之祖遣形而上與化人同游悟理之微與遣物照與一死生之理齊夢覺之遂雖存亡得夫衰榮好惡一無所知雖天地四方木火寒暑一無所別太虛無物還性宅之自然又執弊弊以物爲事○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人幻人也）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

能使人暫忘其宿所知識

政和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水火之所不能害金石之所不能礙高下一體虛實兩忘千變萬化不可窮極則亦神矣然神者妙萬物而不可測也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是特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爾謂之化人以此

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盧曰凡人之慮不過嗜慾憂憎名利仁義矣化人今反其真故云易也化人者應物之身也窮聖極智應用無方千變萬化未

始有極者也

推露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爲王之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姑臭也王之嬪御膻惡而不可親

盧曰陋王之宮室腥王之廚膳膻王嬪御者明化人不貴聲色滋味及居處也

穆王乃爲之改築土木之功赭堊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爲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

曼者

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笄首飾珥瑱也衣阿錫阿細縠錫細布曳齊紈齊名紈所出也粉白黛黑珮玉琛雜芷若芷若香草以滿之充滿臺館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

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晨露湯樂

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

盧曰王不達其意更崇飾之化人猶不釋○然明心不在此之也

政和世之所美者爲神奇所惡者爲臭腐神奇臭腐迭相爲化則美惡奚辨化人以王之宮室廚饌嬪御爲不可而必改築簡擇然後臨之是未能忘美惡之情者也故穆王欽之特若神而已

范曰孔子曰不與化爲人安能化人所謂化人者殆亦化爲人者耶故水火金石可入而貫山川城邑可反而移以無有入無

間不墜於虛以無厚入有間不礙於實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無體也有以變物之形無思也有以易人之慮謂之化人固宜如此穆王乃盡欽事之道推露寢以居之曾不知其卑陋而不可處也引三牲以進之曾不知腥螻而不可饗也選女樂以娛之曾不知膻惡而不可親也於是築中天之臺簡鄭衛之態奏雲韶之樂獻以玉衣薦以玉食曾不知其猶不舍然也不得已而臨是直隨其遇而安一宅而寓於不得已

焉耳

居亡幾何謁王同游王執化人之袪(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天乃止曁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

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傳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

聲動心一說云趙簡子亦然也

王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

所謂易人之慮也

盧曰中天至靈之心也以穆王未能頓忘其嗜慾故化以宮室之盛奪其所重之心焉

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凝

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

太虛恍惚之域固非俗人之所涉心目亂
惑自然之數也

政和言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
之所居則明其非也構以金銀絡以珠玉
觀聽嘗納皆非人間之所有而王至於不
思其國其可樂如此其所及之處仰不見
日月俯不見河海目不能視耳不能聽而
王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其不樂如此此
之謂變物之形而易人之慮

化人移之移猶推也王若殞虛焉殞墜也

盧曰至極之理即化人所及之處也萬象都盡也何日月江海之可存衆昏皆除也何光景之能有此俗形所不能上常心所未曾知常戀未忘故請歸也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扶貴反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

更問化人

問其形不移之意

盧曰亡攀緣之慮入寂照之方一念之間萬代所不及至人之域豈更別有方聖故酒未清肴未昲左右見王之默坐而都無所坐來王因坐忘三月不敢問矣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

所謂神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以近事喻之假寐一昔所夢或百年之事所見或絕域之物其在覺也俛仰之須臾再撫六合之外邪想淫念猶得如此況神心獨運不假形器圓通玄照寂然凝虛者乎

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間恒疑暫亡

彼之與此俱非真物習其常存疑其暫亡者心之惑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

變化不可窮極徐疾理亦無間欲以智尋象模未可測

盧曰夫神之異形此益明矣王但閑習常見故有疑於暫亡若夫至道之人常亡其形者復何疑哉神之變化徐疾不可盡言

政和神心恍惚經緯萬方則神游者其疾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形不必動而心與之俱矣世之人以常有者為真以常無者為妄故閑習於常存而置疑於暫亡著有莫空蔽於一曲不知彼之與此俱非真也明乎此則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宫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

范曰化人之宫構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其視夫中天之臺為如何哉耳目所視聽鼻

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其視夫鄭衛之
態雲韶之樂獻玉衣而薦玉食者爲何如
哉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
居曾不知變物之形易人之慮有若是也
故俯而視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焉則變
物之形可知王自以居十數年不思其國
也則易人之慮可知雖然止是耳矣由非
其至故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
見日月則非所謂上見光者俯不見河海
則非所謂下爲土者光影所照王目眩不

能得視以其未能見曉故耳者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以其未能開和故耳百骸六藏悖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怖其徑庭惕然震悖殆將自涯而反矣已而既寤則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其所從來曾不知其所存於此而形未嘗動也故以是爲神游焉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立乎不測游乎無有俛仰而再撫四海恍惚而經緯萬方又豈形之所能累耶

審造乎是則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在我而
已化人之宮夫何遠之有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
感至言故遺世事之治亂忘君臣之尊卑
也
肆意遠遊
盧曰莊子之論夫貴道之人遺天下而不
顧是猶塵垢糠粃將猶陶鑄堯舜也孰肯
以物為事乎且聲色嗜慾之溺也豈有道
之所說哉乎故王大悅其道不恤國事不

樂臣奚也遠游者忘於近習者也

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古華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儀(古義字)主車則造父為御[illegible][illegible](上齊下合此古字未審)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

湩乳也以己所珍貴獻之至尊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

水之陽

山海經云崑崙山有五色水也

別日升于崑崙之立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

西王母人類也虎齒蓬髮戴勝善嘯也出山海經

西王母為王謠詩歌曰謠詩名白雲王和之和答也詩名來歸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穆天子傳云西登弇山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諧辭後世其追數吾過乎

自此已上至命駕八駿之乘事見穆天子傳

穆王幾神人哉（言非神也）

政和神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穆王不知所以出入六合在此而命駕騄乘日行萬里故雖至巨蒐之國升崑崙之丘觀黃帝之宮賓王母于瑤池之上非乘雲氣御飛龍游乎四海之外者也故曰幾神人哉言近於神而非神也

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

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爲登假焉

假字當作遐世以爲登假明其實死也

盧曰擇翹駿棟賢才應用隨方不限華夷之國唯道所趣不遠軒轅之宮窮天地之所有極神知之所說不崇德以矜用方樂道以通神千載散化而上升世俗之人以爲登遐焉矣

范曰穆王悟化人之言乃不恤國事臣妾焉八駿之乘至巨蒐之國宿崑崙之阿封

黃帝之宮觴瑤池之上肆意遠游一日萬里亦可謂神矣然語之以乘雲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則未也故以為幾神而已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

窮二儀之數握陰陽之紀者陶運萬形不覺其難也

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

造物者豈有心者自然似妙耳夫氣質憤薄結而成形隨化而往故未即消滅也

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

假物而為變革者與成形而推移故暫生暫沒功顯事著故物皆駭

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

注見篇目已詳其義

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身則是幻而復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

盧曰夫形氣之所變化新新不住何殊於幻哉故神氣所變者長遠而難知法術之所造從近而易見乃不知乎難知者為大幻易見者為小幻耳若知幻化之不異生死更何須學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

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思而自得者乎夫生必由理形必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麤不同而迭爲賓主往復流遷未始暫停是以變動不居或聚或散撫之有倫則功潛而事著修之失度則跡顯而鑾彰令四時之令不乖則三辰錯序雷冰反用器物緐爍則飛鍊雲沙以成水須得之於常衆所不疑推此類也盡陰陽之妙數極萬物之情者則陶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

達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没顧眄則飛走易形盖術之末者也

終身不著其術固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

盧曰精乎神氣之本審乎生死之源則能變化無方此必然之理也會須心悟體證故不可以言語文字傳者也

政和可與往者與之至於妙道揖而進之於室者以此不可與往者慎勿與之屏左

右而與之言者以此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造而有倏化而無故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物以生爲始以死爲終以生爲常以死爲變而皆冥於造化陰陽之所運者也故曰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既窮造化陰陽之數又達有氣有形之變則謂之化付之係於數變者復因其形而移易之則謂之幻造物者天也天則神矣故巧妙而不可測功深而不可究此所以難終難窮因形

者人也人則明矣故巧顯而遽成巧淺而
俄壞此所以隨起隨滅夫生死固然也幻
化或使也自道觀之皆非真常則知幻化
之不異於生死也奚往而非幻哉今且吾
與汝皆幻也而學幻焉是猶所謂夢之中

又占其夢者與自在存亡者言物或存或
亡而吾固自存也憣校四時則役陰陽而
不役於陰陽冬起雷夏造冰則制四時而
不制於四時飛者走走者飛則馳萬物而
不馳於萬物巧妙功深且與造物者游矣

終身不著其術世莫傳焉則爲其難終難窮難測難識故也故善學幻者建之以常無有然後足以盡此

范曰以我幻物倒而本正非所以通物也然自道觀之所以通物猶是也故氣兆芒忽形分混沌無物不然範於鑪鞴者爲造化之所始設於機緘者爲陰陽之所變生死得以命之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者未能超出於無數之先因形移易者未能頓革於無形之表幻化得以命之故謂

○之化謂之幻是二者或本於造物而得之○自然故巧妙功深而難終難窮或本於因形而未能無待故巧顯功淺則隨起隨滅若夫縣之以道則幻化之與死生亦未嘗異茲偃師之倡者所以能與造物同功歟

苟明是理則汝身非汝有也孰有之哉是亦幻而已矣以幻學幻與夫夢之中又占其夢者奚異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則由未能不思而得也然遂能存亡自在而不累於物憣校四時而不拘

數雷冰反用飛走異形終身不著其術又
況夫體道者手操至權以獨運斡萬化於
不測固有所謂密用而獨化者世豈能識
之者哉

子列子曰善爲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
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
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
化而成孰測之哉

○帝王之功德世爲之名非所以爲帝王也○

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莫爲而不假
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密用而不顯焉
政和五帝之德三王之功其道密庸者言
其道之藏諸用其功同人者言其功之顯
諸仁五帝曰德三王曰功其迹之所履者
爾其心未甞不一也然既巳爲智勇之力
而未敢必又以爲由化而成而或者疑之
其善爲化莫測如此是謂與天地同流者
歟
范曰其道密庸藏諸用也其功同人顯諸

仁也是道也非體神爲化未易致此然道者其本也功者特其餘事耳故藏諸用者雖曰退藏於密而可用可見者本焉顯諸仁者雖曰爲徒於人亦未嘗不倂於無也爲化若是則塵垢粃糠猶足以陶鑄帝王彼智勇之任是時應世之蹤迹耳豈其所以迹哉古之人所以藏其利器不以示人酬酢萬變淡然無事者誠以此道也然則雖鬼神之幽將不能窺而況於世俗之昏亦何以測其妙乎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

徵驗也候占也六夢之占義見周官

奚謂八徵一曰故（故事）二曰為（作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二曰蘁夢

周官注云蘁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六曰懼夢（因恐怖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此一章大旨亦明覺夢不異者也

范曰周穆王之神遊似至非至老成子之學幻似眞非眞審造其極則等視世間萬殊有同覺夢故於此復繼以覺夢之說也莊周齊物之篇其言覺夢與此同意故與爲則係於事得與喪則異乎物哀樂則萌於心生死則係於數此八者形所接也其事爲可驗故謂之八徵平安而夢是爲正夢驚愕而夢是爲噩夢思夢則思而有所感若孔子之夢周公是也寤夢則寤而有

所見若狐突之夢太子是也喜夢則有所喜而夢懼夢則有所懼而夢此六者神所交也其兆為可占故謂之六候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

夫變化云為皆有因而然事以未來而不尋其本者莫不致感識識所由雖譎怪萬端而心無所駭也

盧曰夫虛心寂慮反照存神則能通感無

變化被含靈矣人徒見其用化之跡不識夫通化之本也何者以其道密用而難知其功成不異於人事故五帝三王人但知其智勇之力不能識其感化而成之者也然覺有八徵夢有六候者生人之跡不過

此矣故爲得喪哀樂生死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神所交也形所接者咸以爲覺神所交者咸以爲夢而覺夢出殊其於化也未始有別知八徵六候之常化也是則識其所由矣夫知守神不亂而化之有由

則所遇徵候何所驚怛也
彼知其覺也涉事故驗之以八證其夢也
職理故占之以六候所遭謂之故所作謂
之爲得言所益喪言所失哀樂累其心死
生變於己之八者形開而可驗者也故曰
此八證者形所接也正愕思寤喜懼之六
者魂交而可占者也故曰此六候者神所
交也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晝夜之變
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
然蓋不知其夢而自以爲覺也識感變之

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所謂大覺而
知此其大夢者也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者
萬物一齊孰覺孰夢何怛化之有
範曰覺有八徵雖形所接因其八徵而驗
之未嘗不形於夢夢有六候雖神所交因

其六候而占之未嘗不始於覺然則感變
之所起殆亦有因而然者耶不識其所起
則事之至也惑其所由然識其所起則事
之至也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死生
亦大矣不得與之變而況利害之端夫孰

足以患心已怛如怛化之怛心有所愛則
忘所憂而勝心有所怛則慮所患而明識
感變之所起則無患矣何怛之有
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
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
失其中和則濡溺恐懼也
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火性猛烈遇陰則燔焫也
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陰陽以和爲用者也抗則自相利害或生
或殺也

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
有餘故欲施不足故欲取此亦與覺相類
也

是以以浮虛爲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爲疾者
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
此以物類而致感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
此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造極相反即周

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盧曰神氣執有則化隨陰陽所感則夢變或曾極而爲應或像似而見跡或從因而表實或反理而未表情若凝理會眞冥神應道者明寂然通變憂樂不能入矣

范曰形有盈虛氣有消息雖天地之大此實與之通雖物類之夥此實與之應夢覺相符豈苟然哉故夢之所見或以陰陽爲之寇或以物變爲之感或與覺相反或與事相類殆有所因而然也古之人以日月

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其以此歟

子列子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

莊子曰其寐也神交其覺也形開

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

此想爲覺時有情慮之事非如此間常語

晝日想有此事而後隨而夢也

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晝無情念夜無夢寐

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魚而潛於淵此情○

化往復也

古之眞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眞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理也

盧曰夫六情俱用人以爲實意識獨行人以爲虛者同呼爲幻夢行人以爲夢爲實者同呼爲眞是曾不知覺亦神之運夢亦神之行信一不信一是不達者也若自忘則不夢豈有別理者乎

政和通天下一氣耳此所以盈虛消息皆

通於天地應於物類陰氣壯則夢大水而
恐懼陽氣壯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
而和則或夢生陰陽俱壯而乖則或夢殺
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
夢溺盈虛之理也甚飽夢與甚飢夢取將
陰夢火將疾夢食消息之理也藉帶而寢
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因其類也飲酒
者憂歌儛者哭反其類也蓋形之所接存
於晝故神之所遇生於夜是則神形所遭
皆盈虛消息之自爾若夫冥以一真無與

道俱則覺夢一致實妄兩忘是之謂眞人○范曰其寐也魂交故遇而爲夢其覺也形開故接而爲事晝想夜夢是直形神之所遇耳必有神凝者焉通晝夜而知融夢覺而一成然寐遽然覺物之化往來未嘗容心於其間故夢爲鳥而戾於天夢爲魚而没於淵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不知蝴蝶之夢爲周歟萬形自化化無欣戚非大覺者孰能爲此雖然夢若反一猶有妄見道至於眞人者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

波以真冥妄真妄一真覺之與夢一無所别茲所以其覺自妄其寢不夢也然黄帝之華胥不為未至者是特寓是以明理而已矣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七